

象臺首末附錄



象 臺 首 末

附 錄

胡 知 柔 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象 臺 首 末
附 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者 胡 知 柔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中E五二四三

張

四庫全書提要

象臺首末五卷。宋胡知柔編述其父夢昱獲譴始末。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水人。嘉定丁丑進士。官大理評事。以論濟王事貶死象州。寶慶元年追贈員外郎。咸淳三年追諡剛簡。知柔于寶祐四年編其奏疏遺文後。又益以諡議及諸家贈答題跋之作以成此書。而彈文亦具載焉。其編次頗無法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彌遠書之下。忽攙以李孝先梁成大糾彈夢昱二疏及徐瑄救夢昱書。其下又爲夢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以追復省劄之類共爲一卷。第二卷告詞行述之下。忽攙以夢昱所進劄子四篇。其下又贅以趙文等所作夢昱水石圖贊五首共爲一卷。第三卷諸人贈詩十八首之下。忽攙入夢昱自詠步王盧溪韻詩二首。再寄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七首。忽又攙入夢昱自詠榕陰圖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十六首共爲一卷。第四卷爲諸家哀詞祭文題跋。而第五卷省劄諡議反居其後。末附像贊六首。又與水石圖贊各編而出身印紙題跋亦與封事題跋各編。均龐雜無緒。又其書作于宋理宗時。安得載及元明人詩文。殆必其後人所竄亂。非知柔之舊矣。徒以夢昱氣節足重。故流傳至今。而宋史夢昱無傳。所載亦不免闕漏。今特著之錄以示表章之義焉。

象臺首末卷一

宋 胡夢昱撰

寶慶乙酉詔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大伯以一國而遜之弟矣未聞以天下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大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本之我宋立國亦惟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爲之根本也蓋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祿父以爲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放之然南陔暫廢常棣繼作悠然感傷之意見於歌詠之間封胡示寵蔡祀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迹敗露初則罷尹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賜諡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勤渠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

依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濟邸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太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爲君臣之分不可暫替。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邸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非愎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奈何駁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於絕矣。戕天理。斲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於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迄于簡公。齊無寧歲。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於絕也。唐之三宗。莫盛於太宗。不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於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終於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果終絕焉。厥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罪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爲之辨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爲祟。狐突親見而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冤託於秦以

伐罪者若怪也。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爲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子兄弟均之爲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以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冤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於斲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召變稔禍耶。臣嘗閱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隱匿。有無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以前。其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閱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旣而尋獲。迫以僭僞。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爲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據城爲固。幸府僚有留其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爲府僚者駕其說以爲免罪計也。不能止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濟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政當軫鵠原急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之。則濟王冤矣。邇來間有訟其冤者。然羣言雖進。淵聽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於絕矣。九原不可作。是非曲直。濟王豈能與議者辨。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無加益。設欲削奪追貶。其實於濟王無加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睽或合。乃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所由判焉。陛下未可以爲末節。

細故而忽之。詩曰：昊天其子之。天子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尤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與陛下均爲先帝子，陛下兄日姊月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愛乃孝之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溫清有年矣，亦先帝所屬愛者也。先帝仙遊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陛下鑒于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意者祖宗友愛之義，素孚於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未免責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爲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爲已格，人心卽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邸之訃既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妄圖，守貳不武，苟能夤夜勦除，豈至詰朝僭僞，濟王果何罪而至此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如也，自封駁之說既行，聞者莫不恨之，往往謂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戢訛言耳，以止謗議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迺者乾文疊疊示變，固已略寓其譴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不早回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夷狄得以竊窺，乘間抵巇，特未可測，況乎冤抑不散，乖戾寢生，他日國家之

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皆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獨首書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軻論周公誅管蔡之過。以爲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於秦邸者爲法。以齊威之薄于子糾。唐太宗之薄于建成。元吉者爲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感泣涕洟。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弟。朕獨亡。濟王僭僞。事迫于凶黨。非其本謀。幸平心定氣。爲朕處之。寧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先朝秦邸故事。爲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寧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貲子。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至無聊。如此則濟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而復生。恩榮浹于九泉。怡愉洽于四海。天理缺而復全。人倫睽而復合。爲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推廣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先帝與祖宗之心。作宋明主。垂宋休光。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不間於周。則所以綿延享國之歷數者。必踰於周。何憂乎奸雄。何畏乎夷狄。何虞乎禍變。臣之所懼者。不足懼矣。陛下降詔求言。四閱月矣。臣締觀默察。朝思夕想。惟時事紛紜。可爲痛哭流涕者多矣。獨于陛下待濟邸一節。尤有鑒不恤緯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望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臣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肝，昧萬死爲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無所逃。斧鉞鼎鑊，惟陛下所命。當席藁私室，以俟焉。謹錄奏聞，伏候勅首。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昱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莫親于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于兄。伊尹引其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于斯二者何也？蓋立愛立敬，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政當開導聖明，以定宗社久計可也。夢昱竊聞主上恭儉寬仁，不改父道，祇畏承順，克慰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迺者雪川之變，實出于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恤之意，始于厚，終于薄，追贈之典，始于渙汗，終于反汗，立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慊歟？今有人焉，適值凶黨迫其兄爲首，以劫掠其財物者，其兄又不幸而死于鄉鄰，救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處之，必將悲其兄無辜而橫死，且察其兄本無心於劫掠，軫其孤孀，理其喪葬，凡事之所當任責者，惟恐有一之不加厚焉。若忿忿然真以劫掠之罪罪其兄，聞有疏其兄之宿過者，反從而聽之，信之，哀弔不至，撫問不加，邱嫂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烝嘗之似續無人者，不之顧。視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姻黨，必將交口譏議，共指

爲殘忍刻薄人矣。鄉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望焉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主上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使億兆之衆，懽然戴之，以爲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惋不平，而閭謗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負天下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議也。公論之在天下，未久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反覆否歟。冤抑之在天下，未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日決不爲國家之厲階否歟。大丞相爲宗社久安計，未可以此事爲不足芥蒂而忽之。夢昱又竊聞迺者海陵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穎考叔之孝于母，能施及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昱所以深爲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今日之追奪貶削，其實於濟王有何加損。然於主上君德所損甚大，于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于濟王有何加益。然于主上君德所益甚多，于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言之綽，今旣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不乏，獨于待濟王一節，議論紛紜，相爲矛盾，曾未有剖其事情，稽其禍福，平心定氣，爲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昱田野書生，荷大丞相擢巾棘櫟，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覲面。濟王僭僞，委非本心。夢昱因斷謝周卿等案，頗知底蘊，若更緘默不敢吐舌一言，非惟上負君相，抑亦下負所學。是用歷考故事，參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胆，輒上封章，昧萬死以言之。謹用副本申徹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棄芻

奠留神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尊兄弟手足之情。當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而戒于文過。務在格非而戒于遂非。凡追贈褒崇等事。蓋目今所當亟行者。乃若存亡繼絕一節。欲且先降旨以慰人心而徐圖之。如此則主上立愛立敬之道。兩無所愧。大丞相開導之功。于是乎大全矣。一時可以無恨。他日可以無愧。萬世可以無譏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夢昱于大丞相深有望焉。若或以狂僭罪之。則斧鉞鼎鑊。惟所裁耳。夢昱甘之如飴。無悔焉。

監察御史李知孝章疏

臣仰惟皇帝陛下。受上天之景命。膺列聖之丕圖。履位之初。肇舉禮祀。雲物開霽。天宇清明。祥風景星。昭映披拂。此陛下之得天心。而天心之眷陛下也。號令初敷。雲行雨施。輝光所被。聲應氣求。聖主作興。萬物咸覩。此陛下之得人心。而人心之歸陛下也。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人受之。堯舜所以得天下。不過如此。近年以來。學術不明。義理不講。士風頹靡。背正而適邪。違道而干譽。親文墨者不識典故。習法令者不知憲章。身爲王臣。而有嫉視君上之意。職居朝列。而有陰黨叛逆之心。大爲反道敗德之意。肆騰挾邪醜正之語。脅制上下。誣蔑典常。猶使在廷。臣實疑懼。臣伏見考功郎中洪咨夔。迂潛晚出。粗亦能文。大理評事胡夢昱。江西鄙人。試法偶中。遭遇聖主。置身周行。不思勉勵。以報君德。乃以詭怪而惑羣聽。近者臣等相率奏請款謁廟宮。此乃援真宗哲宗朝故事。考先臣司馬光

之言。所以隆陛下尊祖敬宗之心。副萬姓尊君親上之意。其所關係蓋爲甚大。咨夔則曰。臺諫相率勇往不顧者。哉。請聖駕謁景靈宮而已矣。考詳典故。以肅宮廟。以安人心。此豈細故。而乃爲譏詈之語如此。其視君上爲何如。其視宗廟爲何所耶。蓋其憤給舍之駁濟王。故謂陛下之謁宮廟。原其心術。允謂回邪。夢昱素不能文。且無所見。突然上書言濟王事。狂紆繆戾。字字傾邪。朝列切齒。以爲怪異。如曰沈伯括等所供。就使有之。合在赦宥之域。夫伯括所供事實。所索案卷。皆大逆不道之事。身爲法官。豈不曉法。安有惡逆而可以赦原乎。觀其下語。詳其用意。考其引援。皆其憤詈咒詛之語。此必藩賊餘黨。僭伏出入。共成此書。二人者同於黨惡。而黨惡之辭則有輕重。同爲狂謬。而狂謬之語亦有淺深。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咨夔鑄罷。夢昱追官落籍。竄之海外州軍。庶幾中外悚動。知有君臣上下之分。觀聽肅穆。國勢尊安。天下大幸。伏候勅旨。寶慶元年九月初三日。檢會臣僚奏。洪咨夔持降三官。餘依。胡夢昱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象州羈管。臨安府差發前去。取交管訖文狀。申尙書省。

司諫梁成大章疏

臣聞士大夫之趨嚮。風俗之厚薄。繫焉。必其操行純一。持論正平。始足副公朝簡拔之意。今有人焉。學問本無而詭怪立異。行實不副而矯飾沾名。靡節屢更。悖謬日甚。傷風敗俗。職此之由。臣伏見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儒。拘僻而濟以暴。狂狠而恣于酒。向爲守帥。凌蔑僚屬。誣劾寓公。間行怪政。所至貽笑。見于

前者臺臣之評奏。臣不復再瀆天聽。今六龍御天。收用名勝。以共起事功。如長孺之習怪積繆。何足齒錄。朝廷特以其名臣之子。遂加杖扶。賜以命召。此初政之美意。臣聞其人故態不改。顛怪自如。形之詩詠。公肆譏訕。其送胡夢昱行詩之末句云。便是吾鄉小澹菴者。前朝名臣胡銓也。今長孺迺以夢昱況銓。流傳道路。有識駭聞。方且以辭口自高。對客昌言。略無忌憚。臣謂長孺之所爲。若使立朝。必黨和邪說。簧鼓在列。或叨外任。必復行怪政。貽害士民。長孺之一身進退。初無繫于輕重。第恐中外觀望。相師成風。崇詭尙異。波流莫返。必致是非混亂。分義不明。他時復費朝廷區處。臣實憂之。臣欲望陛下特頒睿旨。收請長孺召命指揮。仍畀祠祿。理作自陳。俾知循省。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以爲詭僻狂悖之戒。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照得前大理少卿徐瑄。身爲理寺長官。見其屬夢昱之狂悖誣謗。一至此極。自合糾正訓戒。使之捨逆歸順。知有綱常。始無負于朝廷擢用之意。今乃不然。惟知極力從諛而已。觀其舉夢昱爲賢能才識。其詞有曰。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及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今以瑄之言。考瑄之心。則夢昱狂悖誣謗之章。必與瑄合謀共議而爲之。無可疑者。臣契勘徐瑄胡夢昱雖已蒙朝廷追削貶竄。公論猶以爲罪大罰輕。臣欲望睿斷。將瑄夢昱更賜重議施行。庶誅其無將之心。以快公論。仰乞睿照。寶慶三年六月初一日。檢會臣僚奏。徐瑄更追三官。移送象州居住。胡夢昱送欽州編管。仍令道州象州。日下差發前去。取交領狀。申尙書省。

大理少卿徐瑄上史丞相書

瑄嘗聞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此蓋儒者識治之格言。而古今昭然之明驗也。夫所謂諱危亡之事者。非謂必無是事而諱之。亦非謂危亡之立至也。舉一事。發一政。有可以致危亡之理。則惟患其不能聞斯改之而已矣。此則諱危亡之事也。所謂諱危亡之言者。非止于不樂聞而已也。聞則忿疾之。擯棄之。甚者流放竄殛。置之可死之地而後已。天下由是而鉗口結舌。朝廷有過不得聞。則危亡基之矣。此則諱危亡之言也。是以自古聖君賢相。莫不以樂從諫爲首稱。而反是者。必致危亡之地。此必然之理。不待旁引曲喻而後知也。恭惟丞相一德格天。再世相輔。勳業之盛。振古鮮儼。士大夫之道。古今譽盛德者。不特以二十年身任天下之重爲難。而更化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雖狂悖妄誕。肆爲詆毀。而丞相未始不優容之。天覆天載。海涵春育。士大夫以是感激思奮。凡朝廷稍有缺政。則盡言無隱。亦特丞相有包荒之大德。必無流放竄殛之事。不然。孰肯蹈不測之淵。爲嘗試之舉哉。瑄竊見胡夢昱。以囊封繳劄。論及濟邸事。獲大譴責。投之嶺海。固其自取。然考其所爲。實有懇惻隱憂之心。而無沽激矯飾之意。朝廷所以特加竄于胡夢昱者。不過以其位卑而言高。又其言與論思之臣適相邂逅。故其罰特異于他人。而瑄區區千慮之愚。竊以朝廷方以直言詢及草茅。無間中外。則不當以位卑爲嫌。丞相光輔聖主。廣開衆正。期年之間。凡所以獎拔善類。激昂士氣。扶植宗祖。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用。

其至而首以直言罪一職事官竊爲丞相惜之恐自是中外之人皆以言爲諱其于丞相二十年涵容之美意輔贊之大業所損多矣瑄職在法守偶與胡夢昱同寅見其披閱謝周卿等案牘有感于中欲退而草封事久矣聞有囊封匭奏必汲汲傳錄欲早知之問其故則曰若幸而有他人言之則夢昱可以止執筆細思作而復輟者至于三四此蓋瑄所親見灼知其出於至誠懇惻而非務爲沽激求名之舉瑄旣得于目擊不能爲丞相言之則此身受陶成之恩恐卒無以報故敢冒昧控陳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惟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二十有三日越丁丑兄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十八弟之靈曰嗚呼歲在丙午先人棄人間世姊九歲伯兄六歲予兩歲越明年丁未弟始生鞠育顧復先妣之劬勞極矣然猶幸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亦棄人間世兄弟惻惻艱苦萬狀先妣忍飢寒躬織紉以供束修敬遣從師每以無忝汝父爲訓兄弟旣長稍自植立挾冊授人負米爲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勉幸而伯兄舉于鄉予亦竊第太常弟之不偶于場屋者特命耳不幸祿未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閭內無間言囊中無私蓄怡愉相懽共振門戶以守先妣家法以踐先妣緒言家事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巳冬予蒙誤恩擢巾棘掾弟偕予以行旣而骨肉聚處俸入不給弟協力支吾甘于寂淡時寄蕭寺閉戶繙書其用力亦勤矣抗志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一鳴弟毅然

贊之。既而坐罪削籍，投竄象郡。弟慨然從之。水陸繚繞，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以經紀行計，調護行色者，皆弟之力也。予之泛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忒，弟之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固予之手足也。亦予之法家拂士也。既抵象郡，方期收召魂魄，共爲講學計。嗚呼！豈料惡辰參會，弟乃爲庸醫所殺耶？弟苦痔疾，特徵恙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絕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得死耶？始予同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離也。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塗痔不便，始異寢。繼又以坐起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有六日，遣周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晚，予訪舊從外來。弟語予曰：「我痔根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復下床。」復招陳維清，則曰：「此療痔者之常也。」弟不以為疑。予亦何自而疑也？況無日不隔室而語也。豈料弟之死也，馴至晝夜呻吟，寢食俱廢，手足難屈伸，肩背難轉仄。弟始疑之，予亦疑之。二十有三日，招良醫陳安叟來診視。予始見弟面肉消瘦，精神憔悴，四體骨立。陳安叟便疑脈氣不穩，然猶幸可以救藥。未以為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切不效。予意謂弟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大甚，非可一二日取效也。豈遽料其爲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血如注，迭喚二僕以舊衣滲漉。予皇皇無以為計。二十八日黎明，往禱于甘廟。弟語予曰：「可至誠以往。」予禱而歸。陳安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爽凱。予甚以為喜。陳安叟便言六脈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料燈欲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令陳維清者以藥止血，幸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震而氣微喘，急喚予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予猶以好